

尚書正義

十二

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召誥第十四

洛誥第十五

召誥第十四

成王在豳豆欲宅洛邑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

尚一四

毛昌

王居焉

使召公先相宅

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

作召誥召

誥召公以成王新即

誥

成王至召誥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

正義曰成

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

王命取幣以賜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

史敘其事作召誥傳武王至居焉正義曰相

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

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

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

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

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

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

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

孰是故兩解之傳相所至陳戒正義曰孔以

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為傳以助成之不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為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且故略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傳召公至作誥正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之意或將情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為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為即政後事故惟二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傳言新即政也

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豳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

告武王可知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以祖見考

公於周公前相視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洛居周公後往

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

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厥既得卜

則經營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越三日庚戌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

位成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

本其所由來疏惟二月至位成正義曰惟周

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巳望後六日乙未為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即卜宅其巳得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虜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為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傳周公至紀之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日光照月光圓

尚十四

余

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曆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歲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為望是巳丑為望言巳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恰依曆數又算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傳於巳至見考正義曰於巳望後六日是為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為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巳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下豐以遷都之事告

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傳肫明至所居。正義曰：說文云：肫，月未盛之明，故爲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肫，肫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肫又於肫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爲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即卜也。傳其已至位處。正義曰：經營者，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立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爲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三十里，禮記祭天子于南

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正義曰：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爲內，故洛汭爲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爲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爲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

裁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若

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納

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越三日丁

巳用牲于郊牛二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

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

一羊一豕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祖后

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社稷共牢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

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

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厥既

命殷庶庶殷丕作其已命殷衆衆殷太保乃

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諸侯公卿並觀於王王與周公

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

順周若翼至若公正義曰順位成之明日

之事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

於洛則通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

尚十四

五

余未

一豕一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衆殷皆勸樂勤事而大作矣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傳周公至洛汭正義曰周公以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汭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傳於乙至可知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月特牲不應用二牛以

尚十四

六

余水

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牛一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禘皆據配者有羊豕也傳告立至共牢正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礼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爲后土

豈句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裸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也傳於戊至牧也正義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文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賦功謂賦歛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

尚十

供矣

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爲方伯州牧五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即州牧也

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傳諸侯至周公正義曰上云周公朝用書命庶殷者周公自

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既以大作諸侯公卿乃並覲於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

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

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之事而經言不見王至故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已上於王無

事故不見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也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

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

幣蓋玄纁束帛也鄭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質王大弓此時所賜案鄭注周禮云璋以皮二王

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臣也寶王大弓魯公之
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以此時賜周公也

傳召公至之事 正義曰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
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入即云賜周公

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以幣入乃稱
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未得賜周

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王
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立云召公

見眾躬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
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

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為戒成王錫周公
是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君等敢拜

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 誥告庶躬越自
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也

乃御事 乃御治事為辭謀也諸侯在故託焉
乃御事乃御治事為辭謀也諸侯在故託焉

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皇
天改其太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為

天所太子無道猶改之言不可不慎 惟王受
惟王受

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所以戒成王天
改殷命惟王受

之乃無窮惟美亦 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何其
無窮惟當憂之

不憂敬之 誥告至弗敬 正義曰召公所陳戒
欲其行敬 疏 王宜順周公之事云我為言誥以告

汝庶躬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
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託以為言也乃曰嗚呼有

皇天上帝改去其太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王
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

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
奈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躬者告諸侯也

尚一

八

洪業

庶躬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躬皆謂所受於躬之眾也傳歎皇至不慎正義曰釋詁

云皇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太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六國躬

之命謂紂也言紂雖為天所太子無道猶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故言天子雖大猶改之况

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太子鄭云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為之首耳

天既遐終大邦躬之命茲躬多先哲王

在天言天已遠終躬命此躬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越

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出

君臣此服其厥終智燕瘵在謂紂也賢智隱

藏瘵病者在尚十一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九

籲天徂厥云出執言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

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所以窮嗚呼天亦哀于四方

民其眷命用懋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

民疏天既至用懋正義曰更述改躬之事天既

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

命由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

終謂紂之時賢智者隱藏瘵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號呼天告冤枉無辜往其逃

亡出見執殺言無地自容以窮困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為民主故王今得之也傳言天至敬故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傳於其至不忝正義曰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傳其終至良臣正義曰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以瘵從病類故言瘵病也鄭王皆以瘵為病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傳言困至以窮正義曰言困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猶人人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王其疾

尚十

十

朱靜

敬德相古先民有夏

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

為法戒之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

厥命

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

命今相有殷

次復觀

天迪格保面稽天若

言天道所以至於今時既墜厥命

墜其命今

沖子嗣則無遺壽考

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

成人之言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

能稽謀自天

沖子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况曰其能考謀從天道乎

言至善疏王其至自天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

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取大禹以為法戒禹以能敬

之故天道從而子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

敬今是桀棄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

殷之君取成湯以為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

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

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墜失其

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

子為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

人之言法古人為治曰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已

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從順天道乎若能

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傳

夏禹至王命正義曰勸王疾行敬德乃言天道

安夏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子

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猶迴向也則面為向義

尚十四

十一

顏

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

也禹與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

厥命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三命矣

傳言天至如禹正義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

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

於湯因上略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

者亦如禹也傳童子至法之正義曰嗣位治

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未蒞政而言今冲子

嗣者召公此戒戒其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者

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

法效之老人之言即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

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雖少而大為天所

子其大能和於小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

民成今之美勉之

啓

王為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啓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

化立美

疏

嗚呼至民啓正義曰召公歎以戒王道成

為天所子愛哉言任大也若其大能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

之士必任以為先又當顧念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傳王為至道成

正義曰王者為政任賢使能有能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為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為

先也啓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為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畏其

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王來紹上德化立美道成美道成即今休是也

帝自服于土中

言三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

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稱周公言其為大邑

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誌祀于上下其自時中

又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王厥有成命治民其用是土中大致治

今休

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疏**王來至今

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為治躬自服行教

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且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土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為治之

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

今獲太平之美矣傳言王至正中正義曰傳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為用

稱周至為治 正義曰王肅云且周公名也禮君
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為且曰王者為天所子代

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為配皇天也天子將
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為大邑

於土之中其當令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
而為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禮

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
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日東則影夕

多風日西則影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
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

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
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傳為治至

致治 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為
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為治當慎禮於天地舉天地

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 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
中大致治也 傳并是至之美 正義曰用是土

中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
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 王先服殷御

美自且曰至此述周公之意也 王先服殷御
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召公既述周公所

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
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 節性惟

日其邁 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 王敬作所
不可不敬德 德則下敬奉其命矣 疏 王先至敬

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戒王今為政
先服治殷家御治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

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
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

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

王當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為下所敬則下
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
行故以此為戒傳召公至可一正義曰自今
休以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
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己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
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
或加陵殷人失勢或踈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
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
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
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
臣也傳和比至其行正義曰文承比周之下
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
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
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化惟日
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

尚十四

古

李寔

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傳敬為至命
矣正義曰聖王為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
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為易犯之
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為其德不可敬也
王必敬為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
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我不可不
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言王當視
夏殷法其

歷年戒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
其不長

年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知曰不其
我不敢敬獨知亦王所知

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言桀不謀
長久惟以

不敬其德故乃早墜我不敢知曰有殷受
失其王命亦王所知

天命惟有歷年

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

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

功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此夏殷長

我不至若功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為不可不敬之德者以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

不監視于有殷皆有歷年長與不長更說宜監之意我

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更說宜監之意我

尚書

五

李氏

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不其長久惟不敬

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

以我不可不監視也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

殷之君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

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殷紂

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是為

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敢不監視也夏殷短

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

夏殷長短之命以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勸王為敬也傳言王至不長正義曰相監俱訓為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

數也上言相夏相殷皆云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

言上天以道安人人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失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誥指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所知也王說亦然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

厥初生自貽哲命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為善則

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哲命吉

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

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人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

尚十四

十六

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一十當疾行敬德

王

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其

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

常亦敢殄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其惟王

居位在首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在王

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



王乃至王顯正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義曰既言當法則

賢王又戒王為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鳴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

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為以授之命其命者智與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不能敬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子之位

尚十四

七

陳

而來是自遺智命也初習為惡則惡矣若其為惡天必授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為善政得福為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傳今天至在人正義曰命由天授遠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言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勸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天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為吉病患為凶於王者則太平為吉禍亂為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天枉為難也傳言

王至歷年正義曰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用
德與疾敬德為一事也故上傳云王其當疾行敬
德則此文是也傳勿用至秉常正義曰勿用
小民非常役用為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
為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傳亦當至慎罰
正義曰聖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直犯
罪之人亦當果敢致罪之以此絕刑戮之道用治
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為絕刑戮之道
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為不能果敢絕刑殺
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
傳順行至之首正義曰若有功必順前世有
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相殷謂禹湯之功故知此
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
在德之首禹湯為有德之首故王亦為首傳王
在至光明正義曰詩稱民之東昇好是懿德故
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
尚十四

上下勤恤其曰我

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

歷年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
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我欲王用小民受
天長命言常有民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

君子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
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

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越友民保受王威命
言民在下自上匹之

明德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民者王末有
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

成命王亦顯

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

我非

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

命

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

恤乃與小民



上下至永命 正義曰上既勸王受天永命 敬德又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

勤憂敬德所以勤者其言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廢有殷之多歷年歲

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小民受天長命

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我小臣敢

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下勤恤也臣下安

尚十四

十九

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為昭著也我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

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受天多福也 傳言當至兼之 正義曰王

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

不獨使王勤也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既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

歷年庶幾兼彼二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大順勿廢也 傳拜手至匹之 正義曰拜手頭至

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為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

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為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

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一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為此拜乃更言鄭云

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燕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
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是小臣
為召公之謙辭辭辭訓為匹敢以王之口民百君子
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諸
侯與羣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為齊等故云民在下
自上匹之傳言我至永命正義曰我非敢勤
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
眾百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
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王多福
王能愛養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王能愛小民即
欲慶之

洛誥第十五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尚十四

二十

陳仁

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

作洛誥洛

誥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疏召公至洛誥正義

文上篇序云召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

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政於成

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答史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

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為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既具

故序略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傳召公至成王正義曰上篇云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

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相宅即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

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
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
周公既至洛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
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
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相與俱行欲至洛
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
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
稱成王言公既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
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
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鎬京
或亦較七日傳既成至之義正義曰周公攝
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
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
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
明戊辰已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

尚一四

三一

子明辟

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
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

老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如往也言王
往日幼少不

敢及如天始命周家安
定天下之命故已攝

予乃胤保大相東土

其基作民明辟

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
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治

疏

周公至明辟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
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於王

既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
日幼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
安定天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為治我乃繼
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
之居其始欲王居之為民明君之治言欲為民明
君必當治於土中故為王營洛邑也傳周公至

退老 正義曰周公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
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
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
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
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
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
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
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
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
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
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
所據也 傳如往至已攝 正義曰如往釋詁文
及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
天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
家安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為安定成王幼
少未能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

尚十四

二三

傳我乃至之治 正義曰胤訓繼也文王受命
武王伐紂意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
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
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為民明君之政治言欲
為民明君其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致政
意當在此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本其春來至洛衆 說始卜定都之意

澗水東澶水西惟洛食 我使人卜河北

卜澗澶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南城也 我又卜澶

水東亦惟洛食 伴來以圖及獻卜 洛今

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遣使 惟
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至獻卜 正義曰周公追述立東都之事我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日朝至於洛邑象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澶水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澶水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立此都王宜居之為治也 傳致政至之意 正義曰下文摠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在冬也在冬發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至洛象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庶殷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 傳我使至食墨 正義曰嫌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非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

尚十四

二十三

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郊鄆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澶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北南城也基趾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坵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傳今洛至成王 正義曰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須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拜手稽首曰公不王觀兆知其審吉也

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

配天我二人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

我二人共貞 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

其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公其當用我萬

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為 拜手稽首誨言 成王

致敬於周公 王拜手至誨言 正義曰成王尊敬

受公之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 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

尚十四

二十四

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

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

年敬天之美故也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

求教誨之言 傳成王至之美 正義曰拜手稽

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

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

命文武使王天下是天之美事言公不敢不敬天

之美來相洛邑之宅 傳言公至其美 正義曰

周公追述往前遣使獻卜故成王復述公言言公

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所卜之吉非常吉之居

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美事來來重文者

上來言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鄭云俾來來者使

二人也與孔意異 傳公其至以遠 正義曰言

居洛為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

天之美言公欲令已祚胤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為億也傳成王至之言正義曰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誨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為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

新邑咸秩無文

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

在禮文者而祀之

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

庶有事

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

今王

尚十四

三五

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命今王就行王於洛邑曰

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惟命曰汝

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

工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

衆官躬化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慎其

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

弗其絕

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

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厥若彛及撫事如予惟以在

周工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官

往新邑

嚮即有僚明作有功博大成裕汝

永有辭

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

有歎譽之 辭於後世 言周公至有辭 正義曰王求教誨之

始舉殷家祭祀以為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

在禮無文法應祀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為

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

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王命於洛邑曰王

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次敘有大功

者則列為大祀又申述所以祀神記臣功者政事

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即之故曰汝受天命厚矣

當輔大命故須視羣臣之功者記載之君知臣

功則臣日盡力汝令羣臣盡力宜於初即教之乃

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自教誨眾官令王躬自化之

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絕故丁

寧戒之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

其自今已往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絕止禁其

未犯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火既然燄其火所

及將灼然有次序矣不其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

順此常道及撫循國事如我攝政所為惟當用我

此事在周之百官則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

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各嚮就有官明

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

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 傳言王至祀之 正

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那禮者此那禮即周公

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那而來故稱那禮猶

上篇云庶那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已具故於此

不言必知那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

不言必知那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

不言必知那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

不言必知那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

不言必知那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

不言必知那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

不言必知那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

向十四

二十六

陳俊

文烝祭歲也。既用駢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新邑始為此祭。顧氏云：舉行躬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即躬家之舊禮也。鄭氏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躬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躬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躬禮也。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傳我整至政事。正義曰：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為此言。吳王為政善也。傳今王至民者。正義曰：記臣功者，正人主之事故。言今王就行王命於海內。

謂正位，而王臨察。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躬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為次序。令功大者居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為大祀，謂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六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為大祀，謂功施於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庭，亦是也。傳惟天至化之。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為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有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己之身，使羣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

大小恐王輕大略小今王立並自親化之言惟命曰
亦是致躬勤乃者緩辭也我異上句故言乃耳王
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傳少子
至已往正義曰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
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明黨敗俗
為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吐言孺子也朋黨謂臣
相朋黨慎其朋黨今禁絕之戒其自今已往謂從
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為戒也傳言朋至以初
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喻朋黨始發若火
既然初雖燄燄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
復可絕也以喻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羣黨既成不
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
發之前防之使不發傳其順至百官正義曰
考古依法為順常道號令治民為撫國事周公大
聖勳成軌則如我所為謂如辨政之時事所施為
也惟當以我所為在周之百官今其行周公之武

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

王義曰此時在

一

法於百上也傳往行至後世王義曰此時在
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
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
力就列明為有功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為累故
令臣下厚大成寬裕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
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所歌即歎譽
成王之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已乎汝惟
辭也童子嗣父

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

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
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
及禮物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
曰不奉上

享惟事其爽侮

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

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

疏

公曰至爽侮正義曰周

是矣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

奉上謂之享汝為天子其當恭勤記識百君諸侯奉

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

須記之者百官諸侯為下民之君惟為政教不肯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

奉上矣百官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

敬惟政事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與否也傳已乎至美業正義曰

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為後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

父祖之止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代奉上至奉上正義曰享訓獻是奉上之辭故奉

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為奉上鄭立專以朝聘說之

理未盡也言汝為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如法以否奉上

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為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

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乃

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

彛

我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

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

汝乃是不勉為政汝

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

不敢廢乃命

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

命常奉之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

我民無遠用戾

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

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

疏

乃惟至用戾正義曰又曰已居攝之時

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為政則汝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須勉力為之乃可長久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之

十四

二十

二十四

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居新邑

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汝若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

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傳我為至用之正義曰為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為政

務在和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已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

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已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

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為業雖復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

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云頒分也傳汝乃至可長正義曰成

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欲以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於是不勉力為政汝惟不可長哉欲

其必勉力勤行行政教為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覆之為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為為勉傳

厚次至奉之正義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為武王

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為又令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

棄汝命常奉行之傳汝往至皆來正義曰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勤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

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

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皆來也上文使之博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

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

人以義也三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周公意

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公稱丕顯德以予小

子揚文武烈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奉

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

其眾民居處博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惟公德明光

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

服仰公德而化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旁來為勸勸之道以迎太平之予冲子

夙夜懋祀

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

王若至誌祀 正義曰王以周公將退因誨之而

請留公王順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任而明安

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

德用使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

常四方之民居處其眾故也其厚尊大禮謂舉秩

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者而皆祀之凡此皆待公

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時事惟公明德光于天

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為勤之道以迎

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

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子惟當早起夜

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無所能也

傳成王至去之 正義曰成王以周公誨已為

善順周公之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留之自輔王

以公共捨我而去則已改闇而治危故云公當

安我童子不可去也 傳言公至順天 正義曰

文武受命功德盛隆成王自量己身不能繼業言

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佐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

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答天命是也孔分經為

傳故採取下句以申之 傳又當至其眾 正義

曰天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當

四方之民居處其眾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

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眾使之安土樂

業也 傳厚尊至而行 正義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

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

禮最尊大 公誨成王令肇稱躬禮祀于新邑成秩無

文欲答公 己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

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為凡此皆待

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 傳言公至

化之 正義曰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

訓光為充此光亦為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

尚十四

三三

五

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

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傳四方至化洽正義曰上言施

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為勸勸之道民皆勸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

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

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洽於民也傳言政至所能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

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

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有傳云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

也王曰公功斐然篤罔不若時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

尚十四

三十三

朱明

矣天下無不順疏王曰公功至若時正義曰正而

是公之功又重述前言還說居攝時事也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

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傳公之至之功正義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為非則可捨我而去

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四方迪亂未定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佐我

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

彰是亦未能撫順公迪將其後監我士師之大功明不可以去

工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誕保文武受工攻監篤我政事眾官委任之言

民亂為四輔

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



王曰公子至四輔 正義曰王呼周公曰我小子其退此坐就為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為國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眾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為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公也 傳我小至佐我 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周謂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言者臣有大功必封為國君今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為國君公當留佐武

尚十四

三四

徐顏

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 傳言四至以去 正義曰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

將祗歡

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公功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勗樂公功

云傳取管子之意 故言四維之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

無不統故一人為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

倚公也維者為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末世

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 傳大安

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已當依

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待其禮

至倚公 正義曰文武受人之於天下今大安

故言四維之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

無困哉我惟無斃其惠事公勿替曰刑

四方其世享公必留勿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

方其世世疏王曰公定至世享正義曰王又呼公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

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助我我惟無厭

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世享公之德矣傳公勿至公功正義曰讀文

以公定為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

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恭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

也傳公必至之德正義曰王言已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致太子

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享

謂荷負之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永安汝

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越乃光烈考武王弘之民是所以不得去

朕恭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孺子來相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己意

宅其大博典殷獻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

常於殷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當賢人

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曰其自時中周家見恭勤之王後世所推先也

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

皆被美德如此

惟王乃有成功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

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我且以衆卿大夫於

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

疏

周公至孚先正義曰周

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興而為言曰

王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

命之民令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

汝大業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此留我

其事甚大我所以為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少子今

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殷賢

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文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

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

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不才成

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且以多衆君

子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

成業使當其衆心為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

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為後世所推先期於

尚十四

三十六

三

傳少子至賢人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

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

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為政故言來訓典為

常故連言典常言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

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傳言當至推先正

義曰易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

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與

後人為執訓為周家見恭勤之王後世所推先也

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勤推先已戒

成王使為善政令後王崇重之傳曰其至成功

正義曰重以誨王成其上事故言曰以起之

傳我旦至推先正義曰旦是周公之名故自稱

我且也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為

衆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政為後世賢王所推

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為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

衆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平行先王之

便當其人衆之心為周家後世賢臣六言者之

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言文也於君言見

恭勤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勤考朕昭子

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

刑乃單文祖德俾來苾殷乃命寧予

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土

中是文武使己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

以秬鬯二占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絜致敬

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言我見天

絜告文武不經宿惠篤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

絜告文武不經宿惠篤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

絜告文武不經宿惠篤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

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

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乃長成為周王 俾殷乃承敘萬

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

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 疏曰朕至懷德正義

王使王奉之我所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文祖之 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

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土中慎教殷 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

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秬黍鬯酒盛於二白罇內我 言曰當以此酒須明絜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

首告文武以美享告云今太平即速告廟我不致 經宿則禋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享也為女

尚十四

三六

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為 遇用患疾之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厭於汝

王之德殷乃長成為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 序則萬年之道下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

勸王使終之皆是誨王之言也 傳我所至安之 正義曰典禮治國事資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

言所欲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子 斥成王言用文王之道制為典法以明成王行之

為明君也特舉文祖不言武王下句並告文武兼 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

文武使已來居此地周公自言非己意也文武令 我營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

文武而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 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 傳周公至說之

正義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 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

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罇也。以黑黍為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鬯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之禋。禋，釋詁云：禋，敬也。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禋，釋詁云：禋，敬也。是明禋為明絜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主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則未祭實之於卣，祭時實之於彝，彼一卣，告於文人，則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此經卣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罇，乃為此辭，故言曰也。傳言我至經宿，正義曰：此申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大平，則絜告文武，不敢經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既營洛邑，已和會。

尚山

三十九

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蓋周公營洛邑，必於歲末得還歸京，即文武是為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且見太平，即此日告也。鄭立以文祖為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傳汝為至為周正義曰：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博典，故言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云：遘，遇也。患疾之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厚行，典常使有次序，則百官諸侯，凡為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以害下民。則經歷萬年，馱飽於汝德，則邦國乃長成。為周傳王使至終之。正義曰：上言天下民萬年馱飽，王德此教，為王德使萬年令民馱飽，王德也能使邦民上下有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王之子孫當行不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為周勸勉王使終之。

戊辰王在新邑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烝

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

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

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焉魯侯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

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裸烝告神王命周公後作冊逸

誥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誥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在十有

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

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武受命之書也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以下中而終述也至七年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歸政成王既受言誥之王即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

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為冬節烝祭其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王駢牛一武王

駢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其後為國

君也其時三尊異周公以為賓殺牲享祭文武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裸烝之禮言其

尊異周公而禮勸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令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

為周公後也又摠述之在十有二年矣傳成王

受命之事於此特准攝政七年矣

至晦到正義曰周公誥遂東行就居洛邑為始王

晦日到洛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傳明明月至魯侯正義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于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即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封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

日示不專也因封之設祭烝也此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宰之加一牛告白

文武之神言為尊周公立其後烝魯侯魯頌祈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駢

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

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年告文武封周公之

後與孔義不同傳王賓至告神正義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為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

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

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

室

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
王入太室裸獻鬯酒以告神也裸者灌也王以圭
瓚酌鬯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
飲謂之裸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
此經先言殺後言裸者殺者咸格表王勤公之意
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裸乃是祭時行事耳
周人尚臭祭禮以裸為重故言王裸其封伯禽乃
是祭之將末非裸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云祭
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
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酌尸也禮酌尸
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裸為重故特言之
傳王為至拜後正義曰王為策書亦命有司
為之也上云作策作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
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逆誥
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命伯禽當云
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當云
之策也上言逆祝策此誥下不言也
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也
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
封周公嫌此逆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
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
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
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傳言周
至終述正義曰自戊辰巳上周公與成王相對
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史於此摠結之自戊辰巳
下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史所終述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